

#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中亚观

肖 斌 张晓慧

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中亚观。但是由于政治目标的差异,他们的观点分化为三类:新孤立主义中亚观、维护中亚俄罗斯人中亚观和俄罗斯统治中亚观。在政治实践活动中,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通过宣传、制度化、进入国家权力机关等方式,力图使其中亚观对俄罗斯对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 新孤立主义中亚观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就出现了民族孤立主义,它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一个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亚·伊·索尔仁尼琴。这些民族孤立主义者认为,俄罗斯人为苏联其他民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助,特别是对中亚人和高加索人。这种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重新复活,是谓新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者呼吁在俄罗斯实行“国有化”,取消其联邦性质,认为联邦制导致各共和国损害俄罗斯的地方利益,主张给俄罗斯人提供更优惠的政策。此外,新孤立主义还以强烈仇视伊斯兰教而闻名。他们认为,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影响俄罗斯人生存的主要文化和地缘政治威胁之一。因此,新孤立主义者主张俄罗斯禁止中亚移民入境。

在20世纪90年代,新孤立主义者是以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党为代表的,如以亚历山大·伊凡诺夫为首的“人民民族党”和以阿列克谢·弗多温、康斯坦丁·卡西莫夫斯基为首的“俄罗斯民族联盟”。“俄罗斯民族团结党”也可归为新孤立主义者,因为其领导人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由于与针对中亚和高加索移民的犯罪活动有关而受到谴责。<sup>①</sup>2000年以来,新孤立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以分离主义团体“俄罗斯共和国”、德米特里·鲁缅采夫的“民族社会主义党”、种族主义和新异教团体(如亚历山大·谢瓦斯季亚诺夫领导的团体)为代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对非法移民的“别洛夫运动”,其主张诡辩地把中亚、恐怖主义、黑手党和伊斯兰教杂糅在一起。一些“光头党”派别也属于孤立主义范畴,其政治观点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论”,甚至可以说是“种族主义论”。他们认为,中亚移民是俄罗斯人的首要敌人,其次是吉普赛人、无家可归者和犹太人。根据“COBA”中心的统计,2007年在俄罗斯至少发生种族袭击事件634起,其中67起为重大案件;<sup>②</sup>2008年,种族袭击案件的受害人数为525人,其中97人死亡,这类案件主要发生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sup>③</sup>

然而,这种激进民族主义观点并非仅来自于上述边缘化的党派和团体,更多的来自于享有很高知名度、受到尊敬的知识分子。原苏联科学院研究员、现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克谢尼娅·米娅洛·格利戈里耶夫娜(Ксения Мяло Григорьевна)就是提倡俄罗斯对中亚采取孤立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之一。在1996出版的《欧亚主义的诱惑》(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一书中,她批评欧亚主义

<sup>①</sup> John B. Dunlop, “Alexander Barkashov and the Rise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Russia”, *Demokratizatsiya*, no. 4 (1996), pp. 519–530.

<sup>②③</sup> Кожевникова Г. Радикальны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 и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е ему в 2007 году, <http://xeno.sova-center.ru/29481C8/A91EC67>.

是从意识形态角度为突厥—穆斯林分裂主义辩护,承认伊斯兰教要比东正教优越,抹杀了俄罗斯人对中亚产生的胜于土耳其和西方列强的历史作用。<sup>①</sup>米娅洛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主义者,如著名的民族主义文学家瓦季姆·科日诺夫(Вадим Кожин)认为,俄罗斯根本就不应该考虑其在中亚的使命,因为西方的恐俄病就是把俄罗斯看作一个亚洲国家才产生的。<sup>②</sup>

### 维护中亚俄罗斯人利益观

第二类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中亚观主张维护中亚俄罗斯人的利益。这类观点强调保护俄罗斯人和所有自称为俄罗斯人的利益高于一切,鼓吹莫斯科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留在中亚的话语权。不同于漠视中亚的激进主义,这类观点不主张俄罗斯采取任何孤立主义政策,反而呼吁俄罗斯不要放弃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从而保持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它希望与散居在中亚国家的俄罗斯人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但不主张与中亚建立超国家的经济或政治机构。从中可以看出,这种所谓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是以强大的俄罗斯与弱小的中亚国家之间不对称的双边关系为基础的,而不是建立在集体结构下平等的多边规则之上。

维护中亚俄罗斯人利益观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一些小型右翼团体如由尼古拉·李森科创建的“俄罗斯民族共和党”支持此类观点。在苏联解体之后不久,“俄罗斯民族共和党”就建立了“俄罗斯民族团”,向德涅斯特附近地区和南奥塞梯等冲突地区派遣民兵。爱德华·李默诺夫创建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由于其在拉脱维亚、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采取的激进行动而颇受瞩目。2005年,“民族布尔什维克党”抗议俄哈签订《边界勘定条约》,因为它认为条约中涉及的几个城市(乌拉尔斯克、库斯塔奈、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等)及阿尔泰和里海北岸地区历史上属于俄罗斯。<sup>③</sup>维护中亚俄罗斯人利益观的支持者并不限于上述两个小党。除此之外,在莫斯科还有两个颇具影响力的团体。一个与祖国联盟(Блок “Родина”)有关,另一个来自于俄罗斯流散与整合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иаспоры и интеграции)。俄罗斯流散与整合研究所由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市政府与科学院联合于1996年4月成立,康斯坦丁·扎图林(Константин Затулин)担任所长,工作人员包括哈萨克斯坦的共和国斯拉夫运动“Лад”(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е Славя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Лад”)前领导人亚历山德拉·多库恰耶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Докучаева)、前克里木自治共和国总统尤里·梅什科夫(Юрий Мешков)等20名研究人员和政治家。该所组织了多次有关“俄罗斯侨胞”问题的研讨会,并与杜马的独联体事务和侨胞联络委员会、移民组织论坛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2000年3月,该所开始发行一份涉及俄罗斯侨胞的半月刊,并开设了专门网站。

康斯坦丁·扎图林是主张俄罗斯对中亚施加影响力的主要代表之一。自苏联解体以来,他几乎参与了所有涉及中亚俄罗斯人问题的机构:1993—1995年间他主持独联体事务和侨胞联络委员会;在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他站在德米特里·罗戈津(Дмитрий Рогозин)和亚历山大·列别德(Александр Лебедь)一边,<sup>④</sup>然后被任命为侨胞委员会主席和负责境外侨胞事务的议会委员会委员;1998年,他加入了俄罗斯前副总统鲁茨科伊创建的“大国党”(Держава);2001年“祖国党”(Родина)与支持普京的联盟合并,他成为“统一俄罗斯”的成员,并分别于2003年和2007年从莫

①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К. М.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 Москва. 1996. № 11 – 12, [http://www.patriotica.ru/gosudarstvo/mialo\\_euras.html](http://www.patriotica.ru/gosudarstvo/mialo_euras.html).

② Кожин В. Маркиз де Кюстин как восхищенный созерцатель России, <http://www.hrono.ru/statii/2001/kojinov.html>.

③ Заявление НБП по Казахстану, <http://www.nbp-info.ru/2100.html>.

④ Alan Ingram, “A Nation Split into Fragments”: The Congress of Russian Communities and Russian Nationalist Ideology”, *Europe – Asia Studies*, no. 4 (1999), pp. 687 – 704.

斯科选区被选入国家杜马;从2005年起,他与尤里·卢日科夫(Юрий Лужков)建立联系,并成为这位市长的亲密顾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莫斯科市政当局对境外俄罗斯人问题的立场。

在涉及境外俄罗斯人问题上,我们还应注意到德米特里·罗戈津以及他的“祖国党”。作为一个议会联盟,“祖国党”是一个不同民族主义团体的大杂烩,其中有主张保护俄罗斯侨胞的说客、怀念苏联的政治家、反对俄罗斯共产党的左翼激进分子、东正教派成员(如娜塔丽娅·纳洛奇尼茨卡娅)以及谢尔盖·巴布林的“人民意志党”的党员。2006年10月,“祖国党”与“俄罗斯生活党”、“退休者党”合并成立以谢尔盖·米罗诺夫为首的“公正俄罗斯党”(Справедливая Россия)。2007年3月11日,在俄罗斯14个联邦主体举行的地方立法会议选举中,“公正俄罗斯党”获得超过俄共的席位。2008年的俄罗斯地方选举在克麦罗沃州和车臣共和国进行,“公正俄罗斯党”再次击败俄共,位居“统一俄罗斯”之后名列第二。显然,如果“公正俄罗斯党”没有政府资源是不大可能获得如此多的席位的。在很多人看来,“公正俄罗斯党”是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左翼政党与极端恐外潮结合的产物。罗戈津本人政治生涯的变迁也与俄罗斯民族主义密切相关。1992年2月,他当选为俄罗斯议会常设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加入“俄罗斯复兴联盟”,在1993年10月他成为主席;90年代后半期,在列别德的特别帮助下他成功地与决策圈和俄罗斯左翼建立了联系;1997年,他作为民选议员进入地方议会,后被任命为杜马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席;1999年杜马选举时,他加入人民党的议会派,领导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2003年他成为新组成的“祖国党”选举联盟的领袖;2008年1月,他被任命为俄罗斯驻北约代表。

扎图林在理论界和罗戈津在政界的成就证明,维护中亚俄罗斯人利益观正在进入制度化的进程。自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起,这类观点的支持者设法逐渐进入国家统治层,继而发展与总统机构的联系。这种发展不仅因为维护中亚俄罗斯人利益观者逐渐让公众接受其观点,而且他们不断加以调整使之成为官方言论的一部分。他们吸纳所有能使其对中亚决策发挥真正影响力的关系网,例如扎图林进入国家政府机关,罗戈津及其同仁步入杜马。但是俄罗斯对中亚的重视程度仍然远低于对其西面邻国的重视程度,这主要是深受泛斯拉夫主义和东正教的影响,导致其更多关注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地区,从而忽视了俄罗斯南面的穆斯林国家。

## 俄罗斯统治中亚观

俄罗斯统治中亚观主张俄罗斯在中亚甚至整个后苏联空间确立领导地位,认为掌握欧亚影响力是俄罗斯重获大国地位的唯一途径。目前,这类观点内部还存在许多矛盾的政治概念,大致可分为三派:第一派是主张恢复苏联的极少数派;第二派人数较多,主张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建立新的政治和经济联合体,其模式可参照1996年的俄白联盟,从而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第三派也有很高支持率,其观点是不支持建立新的联合体,而是主张确立一种专门以经济高压为基础的、有利于俄罗斯控制中亚的、适应现代需要的模式。他们认为,控制中亚国家的自然资源远比俄罗斯对中亚的文化影响,或者说俄罗斯与后苏联空间国家之间保留象征性或制度上的联系重要。第三派的支持者有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和所有新欧亚主义者,其中包括俄罗斯学者杜金(А. Н. Дугин)。

俄共提倡加强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相信中亚地带是俄罗斯力量必须维护的首要空间。2001年,久加诺夫曾严厉批评普京认可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军事基地的行为,指责其是向华盛顿“投降”。<sup>①</sup>此外,俄共多次公开抨击诸如民主和发展组织(GUAM)等区域性组

<sup>①</sup> Зюганов обвиняет Путина в капитулянтстве, [http://news.bbc.co.uk/1/hi/russian/news/newsid\\_1770000/1770255.stm](http://news.bbc.co.uk/1/hi/russian/news/newsid_1770000/1770255.stm).

织的反俄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久加诺夫一直强烈批评乌兹别克斯坦的亲美政策。2005年后乌兹别克斯坦对外政策的转向让他欢欣鼓舞。他认为,2005年3月在吉尔吉斯发生的颜色革命和同年5月的“安集延事件”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活动的产物。他指出,美国妄图搅乱俄罗斯周边环境,以实现打击俄罗斯的目的。<sup>①</sup>现在,鉴于中亚已经再次被控制在俄罗斯手中,久加诺夫的批评开始集中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问题上。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中亚观与俄共有着相近之处。日里诺夫斯基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1993年他出版了一本畅销自传《日里诺夫斯基自传——向南方的最后冲击》。在书中,日里诺夫斯基谴责中亚的民族主义和不公平的民族政策,但是他却从未提出过真正关于中亚的主张。和俄共一样,日里诺夫斯基也批评在后苏联空间的西方影响,谴责“颜色革命”,希望莫斯科重申其在中亚的权力。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中亚政策目标远没有俄共的清晰,俄共不期望一个统一政府的出现,认为只要俄罗斯在中亚确立了控制权就算达到了目的。

俄罗斯统治中亚观的支持者中还有一些俄罗斯软实力派。以控制中亚能源为基础的软实力论正是当今俄罗斯官方立场的主流观点,并与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取向不谋而合。持这种观点的好几位政府官员都有研究东方问题的教育背景。在20世纪90年代,此派的代表人物首当其冲的是叶甫盖尼·普里马科夫,其次是国家顾问谢尔盖·斯坦科维奇。<sup>②</sup>他们主张俄罗斯实行务实的平衡外交,即俄罗斯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保持与欧洲睦邻友好的外交关系。

毫无疑问,北约东扩是刺激俄罗斯开始重视亚洲的主要原因之一。中亚国家成为俄罗斯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因为它能在俄中关系中发挥作用,而且在俄罗斯发展同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平衡外交中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 杜金在中亚的活动

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中,杜金是主张寻求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建立联系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且在中亚积极培育其新欧亚主义理论的传播者。

在哈萨克斯坦,欧亚主义与纳扎尔巴耶夫政权息息相关。纳扎尔巴耶夫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机构,1994年他就提议建立欧亚国家联盟。此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几个经济和海关条约,但是对于纳扎尔巴耶夫来说,最大的胜利是2000年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创建。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官方的欧亚主义还是不能被解释为专门有利于保持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关系的一种外交战略和现实主义经济学说。哈萨克斯坦的欧亚主义也涉及民族问题。俄罗斯人的庞大数量(约占哈萨克斯坦总人口的30%)和哈萨克斯坦社会对乌兹别克斯坦人的漠视迫使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哈萨克斯坦民族的“文化融合”,以及重视与北方的关系而不是与南方的关系。纳扎尔巴耶夫定期在阿斯塔纳的古米廖夫国立欧亚大学<sup>③</sup>发表有关欧亚主义的演说,他致力于把欧亚主义制度化从而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官方意识形态。

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哈萨克斯坦欧亚主义者反对俄罗斯中心论的新欧亚主义观,其中一些人把它称为“苏联的欧亚主义”,一些理论期刊甚至谴责新欧亚主义是“俄罗斯东正教和帝国主

<sup>①</sup> Зюганов не исключил, что в событиях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видны также уши разведслужб США”, <http://www.newsru.com/russia/14may2005/zug.html>.

<sup>②</sup> Paradorn Rangsimaporn, “Interpretations of Eurasianism: Justifying Russia’s Role in East Asia”, *Europe – Asia Studies*, vol. 58, no. 3 (2006), pp. 371 – 389.

<sup>③</sup> 古米廖夫国立欧亚大学在1996年由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下令修建,校内设立了欧亚主义中心,其任务是阐明一个具有哈萨克斯坦特色的意识形态观。

义的复活”。<sup>①</sup>但是从2002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迅速的转变。随着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杜金在俄罗斯的公众支持率不断上升,他对哈萨克斯坦特色的、务实经济的欧亚主义的支持似乎也促进了与哈萨克斯坦欧亚主义者的调和。2004年,杜金在《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使命》一书中盛赞纳扎尔巴耶夫,<sup>②</sup>从而成功地利用其神秘的传统主义者观点吸引了哈萨克斯坦政府,突出了欧亚主义作为后苏联一体化经济模式的观点。尽管如此,哈萨克斯坦官方文件还是推崇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主义,指出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主义是欧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最后阶段。<sup>③</sup>

在塔吉克斯坦,杜金最主要的联系渠道是拉希姆·马索夫(Рахим Масов)。拉希姆·马索夫是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以其鲜明的亲俄排乌观点而闻名。杜金的新欧亚主义影响还通过以帕维尔·扎里富林(Павел Зарифуллин)为首的青年欧亚主义联盟得到传播。虽然扎里富林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乌克兰,其次是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但是联盟现在已经分别在阿拉木图和杜尚别设立了办事处。<sup>④</sup>杜金常常引用两位中亚著名作家即哈萨克斯坦作家奥尔扎斯·苏莱曼诺夫(Олжас Сулейменов)和吉尔吉斯作家钦吉兹·艾特马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的言论。杜金称他们两人是其新欧亚主义的前辈,但是这种说法并非确切。这两位作家主张的欧亚主义更多是建立在文化和精神信念而非政治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的理论与杜金的学说有着很大的差异。

总而言之,中亚并不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关注的利益中心。只要在中亚存在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和黑手党集团等问题,俄罗斯新孤立主义者就不会对中亚感兴趣,他们甚至否定中亚,认为中亚会给俄罗斯带来潜在的危险;维护中亚利益观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同胞的利益上,而在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上持消极态度,认为中亚战略将会使莫斯科承担没有必要的预算负担。以上两种中亚观在“俄罗斯人”的概念上是趋同的,只不过第二种观点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上更为积极一些,它号召所有俄罗斯人“重组”在一起。俄罗斯统治中亚观在俄罗斯的中亚利益上也主要停留在宣传上。对于杜金、久加诺夫和日里诺夫斯基来说,中亚地区之所以得到关注,主要是因为它会对俄罗斯产生潜在的不稳定影响,如伊斯兰主义、毒品、武器走私、美国存在、西方影响等。这种控制中亚空间的愿望仅是通过地缘战略利益来解释,如宣称俄罗斯人与中亚人之间文化相似性等,其论据不充分并且简单化,甚至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也是如此。这样,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只是把中亚当作一个潜在忧虑的因素,实际上他们更重视波罗的海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俄罗斯对中亚存在隐蔽的文化蔑视心理。此外,俄罗斯认为,中亚地区相对于原苏联其他地区而言是一个问题较少的地区,尽管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稍嫌不逊,但是中亚国家仍然是莫斯科最忠实的伙伴,特别是2005年以来俄罗斯与中亚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肖斌,博士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071;张晓慧,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北京,100000)

(责任编辑:刘真)

① Шайнутдино М. А. Дугин и имперская модификация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идеи //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общество. 2002. №. 2. С. 26 – 32.

② Дугин А.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миссия Нурсултана Назарбаева. Москва: РОФ. 2004.

③ Булекбаев С. Евразийство, как идеолог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общество. 2001. №. 3. С. 5 – 12.

④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нашествие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http://www.evrazia.org/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3321>,